

婦女戰歌

孫企英著

戲曲集

婦女戰歌 (一)

術堂裏 (二)

泡沫 (三)



116
I234
187

婦女戰歌

孫企英 著



3 2173 1189 7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

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目次

婦女戰歌(三幕劇).....	一
街堂裏(獨幕劇).....	五一
泡沫(獨幕劇).....	七三
後記.....	八五

婦女戰歌

(三幕劇)

全劇人物

小蕙 |

朱亞曼 |

陳曦 |

人秋 |

徐治貞 |

吳白菲 |

女傭 |

鄭健 |

治英 |

小女孩 |

第

一

幕

幕 一 第

時 一九三八年深秋的一天晚上，

地 (上海)一條弄堂裏的一個亭子間裏。

人 小 蕙——十七歲，熱情的女學生。

朱亞曼——她的同學，年紀比她稍大，約二十歲左右。

陳 曦——她們的同學，年紀和亞曼差不多，與亞曼同住在這間屋子裏。

人 秋——也是他們的同學，但現在不唸書了，在幹些工作，約二十歲。

景 是朱亞曼和陳曦二人住的亭子間，屋左靠牆有一簡陋的寫字桌，牆上(桌子
上面)有一窗，是臨街的，但這時因天已晚，所以外面的景物「看不出；
桌上面放着零亂的書籍，桌邊有一張椅子，椅上堆滿了藍色的，灰色的布料
；正中靠牆是 張小鐵床，床上的被褥，亂堆着；另外，還堆着縫好了的棉
衣二三十件在床上；牆上掛着幾件長衣服；床邊及屋右角裏堆置着一大束棉
花，屋右有一門是通樓下的；門邊近台口處有一張籐椅。……總之，屋子裏
處處顯示出很糟，如牆上掛着裝飾的風景畫一樣的暈暗。

幕開 屋內電燈沒有亮，所以看不出什麼，等了一會，有人上樓梯聲，敲門聲，

開門聲，隨着一個影子進來，是小蕙。

小蕙（很輕的）怎麼？全出去了麼！（伸手至門旁扭亮了電燈），

（小蕙學生裝束，手裏提着書包，至床前，把書包放在桌上，返身繫着床上縫好的棉衣）。

小蕙 怎麼祇有縫好這幾件？！這兩個人永遠做不好一件事，真是懶蟲。

（笑了起來，走至門邊看看有沒有人在聽，又回到床邊，把棉衣一件件的摺着，嘴裏哼着「畢業上前綫」）。

小蕙 「這是時候了同學們，該我們走上前綫，我們沒有甚麼牽掛，縱或有點點留戀，……」。

（這時亞曼跟陳曉蹣手蹣腳的走了進來，迅速的，亞曼用手抱住了她的臉，陳曉用手在她懷裏哼着，她們倆笑着）。

小蕙（似小貓般叫了起來），呀，是不是亞曼，饒了我吧！……

亞曼

(笑着)

陳曦

小蕙 快放手呀！喲，還有曦姊姊快放手呀！要不我……

亞曼 你，你怎樣？

小 好了，好了，我說是你，好姊姊放了吧。……

(陳曦笑得倒在床上了，亞曼也放下了手)

亞 看你可憐，這會又饒你啦！

小 (揉着眼睛) 我不來了，我不來了，你看，又是你們倆欺侮我，我……(假

裝着生氣，偷眼看她們倆，誰知她們倆也正弄着眼色，看小蕙假生氣，三對眼睛碰在一塊兒，急得小蕙撲在陳曦身上叫了起來)

小 啊！我不來嘛，我不來嘛。

(亞曼和陳曦在笑着)。

亞 (拉起小蕙) 好了，好了，咱們談正經吧，小丫頭，你什麼時候來的？

小 (俏皮的) 我啊！說早不早，……說遲不遲。……

(正在這時，陳曦忽叫了起來)。

陳 好哇！亞曼快來看呀，小丫頭寫情書啦。……

小 (急了起來) 瞎說，瞎說我沒有愛人的，那兒有什麼情書。(臉紅)

亞 (打趣) 哈哈，還要說什麼「愛人」呢！

陳 你看，這麼漂亮的信皮，唷，這麼厚，小薰，這會兒該輪着你請客了呀！

小 隨着你們說好了，反正我沒有，沒有。……

亞 咦！有又有什麼關係呢？曦！你說是不是？祇要能夠一塊兒工作，(俏聲地)

不是也一樣嗎？

小 你們兩個鬼蛋，鬼蛋！一定不得好，好。……

(小薰索性伏在床上不響了)。

東 (把信拆開) 亞曼，你聽我唸，嗯，字寫得這麼端正，什麼？「我敬佩的，親

愛的哥哥」，……哈哈……小丫頭還有這一套。

亞 (有意) 不要唸了，偏不要唸，信也別還給她了，讓她空着急。

小 (跳起來) 唸呀，唸唸，你爽性唸下去吧！

亞曼

(笑着)

陳曦

小 你看，你們兩個好姊妹，狼狽爲奸。……專欺侮弱者。

陳 小丫頭，真有這麼一手，說什麼？我們倆人狼狽爲奸，真不怕氣死人，我——定唸，看你又怎樣了我。(唸)『我敬佩的親愛的哥哥，當我想到哥哥在前綫爲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抗戰，而流血時。……』什麼。這封信是寫給前綫抗敵將士的。啊！好妹妹，好妹妹。……

(抱住了她狂吻着)。

亞 該死，該死，真是錯怪了好妹妹了。……

小 得了，得了，你看你們兩人，酸溜溜的，高興叫人小鬼就小鬼，不高興就叫人小丫頭，這會。又(學着她們的聲音)好妹妹，好妹妹。

亞 我們該死，我們該死。(笑)

陳 (正經起來) 恕你無罪！

小 (三人笑得前仰後合)

亞 好了，好了，不要癡笑了，還有十多件衣服要趕起來呢，明天，一早就送
到治貞家裏的哩。

小 爲什麼要送到治貞家裏去呢？

亞 別鬧了，小太太。

小 不！我先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一個挺好的消息。

陳 你看你又來了。

亞 快說吧，小姐！

小 喏，你叫我小姐，我不說了。

亞 啊呀，真淘氣，不叫你小姐，叫你小嬸好不好？

陳 噢！好妹妹，好妹妹。

小 不要你們叫了，你們聽我說吧：今天下午二點鐘……不，二點鐘還沒到，我們學校裏還沒上課呢！人秋來找我，她跟我說，她明天要走了（一字一頓）到淪陷區去！她說她實在不願意再留在上海了，預備到那邊去好好的幹一下工作，然後（停了一會）

陳 怎麼了，甯，快說吧！

小 她叫我來告訴你們，叫你們兩人今天晚上……就是現在，等在這兒，她要來這裏來向你們告別呢！

亞 陳 亞
（同時）真的嗎？

小 自然是真的，誰還騙你們，誰騙你們就是……就……

亞 就什麼？

小 小烏龜。

亞 你看，真是的，怎麼這樣有趣啊！

陳（笑）我看你永遠不會做大的東西了，烏龜都要做小的。（大笑）

小 你們要是又這樣來，我一定不來了，人家賭咒給你們聽，還要笑人家。……

亞（抱住了她）那末她還說什麼嗎？

小 她沒有說什麼，不過我倒跟她說，我也想去。

陳 她怎麼說呢！

小 她說我身體太胖了，怕跑不動，並且那邊又沒有肉給我吃。

亞 去是可以去，假如還是這樣孩子氣，可不行了；並且，真的，還沒有肉吃。

……

小（生氣）我是孩子，我是孩子，你呢？

亞（又笑着）你自己看，這又不是孩子氣嗎？

小（忽然哭了起來）你們總是說我孩子，孩子，我已經十六歲了，不；十七歲了，難道還是孩子嗎……我要去，你們偏不給我去，……你們不給我去，我偏

要去……偏要去。……

陳 呀！這算什麼呀？你看，你還要到內地去呢？真是的，傻孩子，別哭了，別哭了，（靜默了一會）。

陳 說實話，你在上海不是一樣的讀書麼？而且還有我們在着，何必一定要到內地去呢？況且像你這樣過慣了舒服生活的女孩子，是不會知道吃苦的滋味的，再說，你爸爸已不比從前那樣的積極了，似乎你還應該盡你做女兒的責任去說服他，使他在無意中有了叛國的行為。……

（她偷看了一下小蕙，見她不響）

陳 比方說，你爸爸在虹口的廠，即使一點也沒有受損傷，也不應該使你爸爸有到那邊去復廠的念頭，何況，已經是受了相當重的損失了呢？……你是知道的，這只有對你爸爸不利的，因為敵人遲早要想法子佔了你們的廠地的。

（歇了一會）。

陳 你說，你爲甚麼不勸你爸爸把復廠的資本去內地找出路呢？……

小（淒厲的）別說了吧，好姊姊，我的心快要給你說得跳出來了。……你爲什麼要提到我爸爸的事呢？你爲什麼要提到我爸爸的事呢？……好姊姊！（嗚咽）

陳（想辯白）可是……

（可是馬上給亞曼拖住了，把話咽了進去）。

小（突然至桌上拿了書包，往外就走，至門邊。）好姊姊，你們的好意我是知道的，但是，（堅決的）我要走，決心跟人秋姐一塊兒去。現在我就去找人秋，再見！

（一陣樓梯響）

陳（出乎意料之外，呆呆的）但是，人秋姊等會兒要來的呢。……

亞你看，小蕙給你說得這樣。

陳只是太孩子氣了。

（她門簾拿了棉衣預備縫，樓梯響，人秋進，手裏拿着（冊書）。
亞啊！秋姊姊來了。

秋 你們沒出去嗎？

亞 真不巧，小蕙剛走，到你那兒去找你了。

秋 是嗎？我不是叫她等着我的嗎？

陳 誰說不是呢？剛才我們還跟她攔着玩兒呢，她說什麼你要去了，她也要跟你走，我們兩人說了幾句勸她暫時別走的話，她竟生氣走了；說是到你那兒去跟你說。

秋 那也好，可是我又得馬上就回去了；這兒幾本書是我最心愛的，這會兒走也帶不了許多了，給你們留着做紀念吧。

亞 (接了放在桌上，)謝謝你。

陳 你怎麼突然的會想走的？

秋 這也是臨時得到的通知，但是，也是我早就準備好的，所以也沒有什麼預備，別的同学那兒，我也不打算去了，就請你們倆轉達一聲。

陳 那你準備先到那兒？

秋 唔，假如沒有什麼變化的話，決定先到天長縣。……你們有什麼話和我說嗎？

亞（想了一會）真是的，似乎有許多話想說，但又說不出什麼話來。
陳 誰沒有這樣的感覺呢？人到底是感情的動物。

（她們互相靜默着）

秋（見棉衣）這麼許多棉衣，都是你們倆縫的？

（點頭）

陳 縫好了拿到什麼地方去？

亞 先拿到治貞姊家裏，然後再送到救濟協會去。

秋 那你們可以縫了，我也幫你們縫。

陳 不要了，你還是回家吧，出門人總有許多事須要做的，回去吧！

秋 不，我要縫一件，祇少縫一件。

亞（拿已縫好一半的給人秋）那末你拿我這件縫吧，沒有多少了。
秋也好。我們唱一個歌解解悶吧！
陳你唱……那個「新中國的誕生」吧：
秋（唱）

（人秋唱，她們兩和合着，歌聲漸響，舞台漸暗。）

——幕漸落——

新中國的誕生

孫企英

白雲兒飄游在那天的邊際，
沙場上，

殺敵的是我們的哥哥姊姊；
在光榮的抗敵史上，
你們啊……

將在千萬弟妹們的腦中永記不滅。

× . . . × ×

我們雖然僞生在這一「孤島」的上海。
但是，

我們絕沒有把應負的責任拋棄；
在這裏，

我們也曾爲了祖國而募捐獻金，
爲受難的父老姊妹徵募寒衣。

× . . . × ×

我們可從不曾空嘆吁氣，
我們更不把工作擱在嘴裏；

黑房，地下室，是我們的工作場合。
座談，討論，能增強我們認識力。

一切。……

都爲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

×

×

在靜寂的夜晚，

我們昂着頭望着天的那一方，

啊！……（歡呼聲）

你們看呵！

隨着黑暗的消滅，

那不是燦爛的紅光？

第
二
幕

時 第二天的上午。

地 徐治貞家的客廳裏。

人 徐治貞——果敢，老練，工作成績不亞於男手，熱情的。

朱亞曼——

陳曦——

女 傭——張媽，是治貞家的女傭，年約三十餘歲，很相信佛的，但是血腥的事實使她也「轉變」了，由說「『小姐』的朋友們全是多事的」，而自己也多事起來了。

人 秋——

小 蕙——

吳白菲——巴蘭舞廳的舞女，一個覺醒了時代的女兒。

鄭 健——治貞的表妹，活潑的女孩子，約十五六歲。

治 英——治貞的妹妹，很天真，和鄭健是很親密的朋友。

景 台後近左爲一通外室之門，台右有一門是通內室的，台左放着二張沙發及花盆之類，台中有一圓桌，桌四週放着椅子，台右門邊有一長沙發，及其他裝飾，陳設相當富麗。

幕開 台上時鐘敲着九點，女傭一人在擦疊着堆在圓桌上的棉衣，她自在的哼着孟姜女送寒衣小曲。

女傭（唱完）噫！二十三件，二十四件，二十五件……一共二十五件。（她把棉衣全搬到外室去，又進來，直走進內室，在裏屋又搬出了一疊棉衣，向外室去，一會兒又進來，把屋裏東西弄得很舒齊，口裏又哼着小曲。

這時治貞，亞曼，陳曦，小蕙及人秋都進來了，她們手裏拿着皮包籐箱等東西。）

治（說笑着走進來）我說不要白跑一次，真的給我說着了，你們都到這裏來歇一歇吧，反正船要到晚上才開呢。

(別人都坐下來了，只有小蕙低垂着頭，呆呆的站着)。

(女傭出)

治 小蕙，坐下來呀，爲什麼呆在那邊？……放活潑一點吧，事情既然已經完全解決了，何必還那樣感傷呢？

亞 你不是說你爸爸已經答應了你？……

秋 (故意) 小蕙，假如你不聽話……那我也不打算跟你一塊兒走了。

小 (急了) 秋姊姊，秋姊姊，請你原諒我，我有很多話想說，我難過。

治 那末(找什麼)。噢！張媽出去了，還是我自己來吧(她到裏屋去倒了一杯白開水出來)。

陳 你喝了吧。

治 我看你還是歇一歇吧，昨天晚上你又沒有睡。……

小 (喝了(口水)不，我不疲倦，我很興奮。

治 我看你還是少興奮點吧。

小 不嗎！我一定要說一點！

秋 真是的，要出門了還是這樣固執。

小（慢慢走到圓桌邊）昨天晚上我從人秋姊那兒回去以後，我就一口氣跑上爸爸的房裏，誰知他正在那兒算着計劃復廠的資本，當時我就很氣憤的叫着：「爸爸」！同時準備着和他，……

（她們慰靜的聽着。）

小（繼續的）誰知爸爸向我看着說：「小蕙，你還沒有睡嗎？你看，近來你瘦得多了。……（哽咽）我，叫我怎樣好呢？他那慈祥的臉上，深深的綹紋，不是幾年來爲了我辛苦的痕跡嗎？……我想到了這個，哦！我的媽，我竟哭起來了！

（亞曼和陳騰過去安慰她，但被她掙脫了。）

小（回憶）是的，六年前，我那時還祇十一歲光景哩，家就離開此地不算遠的江灣，爸爸的廠那時也就在江灣，媽呢，也很健康的住在那兒——雖然廠裏的

營業並不發達，但是我們一家的生活已過得很融和了。……（跳向治真）姊姊，我那時的生活是多麼的愉快呀！（甜蜜的）每天下午當我從一個鄉村小學裏放學回家，我的媽早就在路上等着我了，媽媽替我拿了書包，在那黃金色的田野裏我奔跑着，黃昏的彩霞把我陶醉了，我睡了，睡在柔軟的草原上，做着美麗的夢，在夢裏……在夢裏……（忽然臉變了色，狂叫着）可是，誰知道這原來是一個惡夢呀！

安靜點吧！

小 治

（痛苦的）不幸的事情終於來了，一二八，一二八，我永遠忘不了這個可咀咒的日子的的呵！……侵略者的炮彈，毀滅了我爸爸歷年滲淡經營的紗廠，使我家整個的破了產，逃到了租界上來，……這些，還不足是一個惡夢，誰知道，誰知道我那慈愛的媽媽竟爲了受不起這一個打擊而得了病。……忍心啊！三星期不到呢，就拋棄了我這孤獨的孩子！死……了！（泣不成聲）

（她們齊安慰她）。

治 爲什麼要想這些呢？

小 (空虛的) 從那天起，我就好像失去一件什麼東西似的，整天的空想着，天啊

！那時我只是一个什麼也不懂的孩子哩。

治 可憐的孩子。

小 以後。……

治 (緊接着) 以後，你爸爸設法在虹口復廠了，是不是？

小 (點了點頭)……但是這廠現在又打毀了！……

亞 小蕙，我不准你說了，你還是睡一會吧。

陳 是的！治貞姊，我看還是讓她到裏屋去躺一會吧。

小 不，不，我想我過去的事你們都不允許嗎？

(小蕙起初不愿進去睡，但終被她們硬拖了進去)。

治 想不到這孩子有着這樣一段悲慘的歷史。

秋 對了，假如每一個大資本家的女兒都有這麼一段歷史那就好了。

亞 這話怎麼講？

秋 否則她們是不會知道失掉了家的痛苦的啊！

（她們靜默了一會）。

（吳白菲入），

白 真巧極了，你們全在這兒。

治 啊！白小姐來了，

（她們都站了起來）。

亞 這時怎麼有空來的？

陳 真的，白小姐連覺也不睡嗎？

秋 大家坐下來吧，又不是客人。

白 是的，大家坐，大家坐，（高興的）我告訴你們件事，噢，不，你們不知道嗎？今天新光大戲院不是有爲難民捐募寒衣遊藝大會嗎？（點自己）我也參加了，還是巴黎舞廳的代表呢！（笑着）

陳 (打趣)真的，我們的白小姐多麼偉大啊！(舉起了給小蕙喝的水杯)來來來！乾了吧。

(大家笑着)

秋 遊藝會上午沒有的呀！你怎麼也穿得這樣漂亮？

白 噯！是的，不過還要到幾個闊朋友那兒去捐幾個錢哩！你看，我一人要負責銷這許多票。(示票)

治 (微笑着)又是虧本的事，吃力不討好。

白 爲了難民呀，就是再辛苦的事也應去担承，是不是？噢！我忘了，你答應借給我看的那本新，新什麼哦，新婦女論收回了嗎？

治 我去拿來，(到裏屋裏拿了出來)，

治 很難看得懂呢？

白 沒問題，你們都是我的義務顧問。

白 (看了看了手錶)我走了，下午你們有空，來玩啊！再會！(出)

（這時治真的妹妹治英和鄭健進，她們一個人手裏拿着捐簿，一個人手裏拿着包鈔票）

治英（跳進來）姊姊！啊！怎麼這許多客人，

鄭健 姊姊們都在這兒，啊，真巧極了。

亞 什麼事這樣高興？

治 她們出去募寒衣捐的。

治英 姊姊，我告訴你，我們今天募的成績真好極了，差不多快六十塊錢呢，你看！（指着鄭健手裏的紙包）。

鄭 真的，要是我們倆人性子好一點，不要說六十，就是一百六十也捐到了。

治英（搶着說）最氣人的，恐怕要算霞飛路曉亭茶室裏的那二個臭愛人了。

治 這又何必呢？為什麼要罵人家。

噫 讓治英說吧。

治英 起初我們倆人一路的捐着，看見模樣很神氣的，就向他說，先生，很冒昧

，爲了在前綫勇敢作戰的戰士，他們不僅冒着敵人的砲火，同時還給寒冷威脅着，……爲了上海幾十萬的難胞；所以想請先生捐一點寒衣捐，這也是爲祖國盡一分力，一分責任……每個單位是一元，算作一件寒衣……果然，有的不但很慷慨的捐了錢，而且還向我們說，兩位好妹妹，你們辛苦了，有的，出了一塊錢，還說，實在沒有多帶，太少了吧，但是請你們原諒；有的，啊，有的還向我們敬禮呢。（興奮地）。

秋 那末，曉亭茶室又是怎麼一會事呢？

治英 說起來真叫人愈想愈氣，後來，我們兩人走過了這家茶室，鄭健倒是不主張進去的，但是我說去試試看好，誰知道竟會有這樣沒有血性的人的。……究竟怎麼一會事？

鄭 還是我來說吧；我們兩人走進了茶室，一眼就看到屋角有一個穿得很漂亮西裝的青年和一個打扮得像外國明星似的愛人在談笑着，於是我們兩人就走了過去，由治英向他們說，誰知道治英還沒有說完，那個男的向女的做着不耐

煩的樣子說：『真討厭！而且還攆着口』把二盆鷄粥送去，自顧自的吃着，連理也不理我們，就把我們當做求乞的化子似的，這時治英已經很生氣了，（很氣憤的）但是！我還耐着性子，向她們說，捐一塊錢吧！……哼！你們知道那個男的怎樣回答！

（齊聲）怎麼回答？

淪 曦 秋 亞

鄭 怎：麼：回：答！他說：我沒有錢了！我只有吃這二盆粥的錢！

治英 你們聽聽看！這種人還有人性嗎？

治 好了，還是再忍耐一點吧，在這樣的環境下做工作，只好準備着受氣，你們休息一會吧？

治英 不，我們還打算到第一百八十三收容所去找阿玲呢，她已經有好幾天沒有

來了，不知爲了什麼，我們要去看看她。

治 什麼時候去呢？

鄭 馬上就走，（說着就把紙包交給治貞）這裏一包捐來的錢先交給你吧。

治英 噯，這捐簿也擱在你這兒吧。

治 那末什麼時候回來呢？

治英 沒一定的，（向大家）再會！

鄭 回頭見。

（她們兩人下）。

秋 我們該走了吧。

治 爲什麼？

亞 急什麼呢？現在又不上船。

陳 談一會好了，這一會走了，還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能見面呢，

（這時小蕙出現在內室門邊）。

治 怎麼，爲什麼不多躺一會兒？

小 睡不着，不知道爲什麼，心裏悶得慌。

秋 一個向來沒有出過門的孩子，忽然要到老遠的地方去，怎麼會沒有感觸呢。

（靜了一會）

陳 （輕聲）人秋……小蕙。

秋 什麼：

小 什麼，沒有什麼。

亞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治 我也想應該有的，早晚在一起的老朋友，忽然一旦分別了，哪會沒有話說呢。

陳 是的！我有很多話想說，但是又不知從那兒說起才好。

小 （輕聲）姊姊，你說吧。

陳

記得我們以前在一塊兒唸書的時候，劉先生不是常跟我們說嗎，要做一個時代的青年，必須站在時代的前端，社會是我們的課堂，學校是我們的樂園，因為了我們的前途，民族的生存，不畏暴力，不怕困難，扭斷了鐵鍊，打倒強權……這才是我們時代的青年，時代的女兒。（停了一會）當我想到了他的話時，我的意志就立刻堅強起來，就好像暴風雨中的鐵人一般，任怎樣也不能動搖我絲毫！……好妹妹，當我回頭一看，連你都堅定着意志，拋棄了家，而踏上救亡的前綫時，你能知道我是多麼慚愧呵！

小

但是，姊姊，你是有特殊原因的。

陳

不，這是亨樂者用來欺騙人的話，我認為正確的還是劉先生所說的話：工作是不分前方後方的，也沒有重要不重要的，主要的還是看她有沒有作長期鬥爭的決心！

亞 怡

〔齊聲〕對，要有長期鬥爭的決心！

〔慢慢的〕但是，你們太樂觀了。

這話什麼意思？

我想你們不會怎樣健忙吧！我們的同學李雪卿，嚴秀英，金梅芳，還有，還有戴荷芝……以前不是都很努力的嗎？她們現在怎樣了，有的整天的就陪伴着情人上跳舞場，逛溜冰場，把自己當作男人的裝飾物，她明白呀，這是墮落的現象，但是；她卻對你說，我爲的是要找刺激……有的，空喊着要工作，遇着了一個人就向一個人說，無論什麼工作我都愿意做，可是等到一有工作放到了她的面前，她就會綑起了眉頭說：「這工作沒有意義，或者說沒有興趣，這樣的矛盾着，……有的，更妙了，她會說出一大套理由，但是歸根結蒂呢，她說的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

陳（繼續說着）你們能說，難道我們就把這些人不顧嗎？不，不能的，她們是我們的的朋友，而且是我們必須爭取過來的一羣呵，……現在，眼看着一個個的走了，而且說不定……。

治 是的，我們太自私自利了。

亞 啊，我們還去想那些做什麼呢？就是現在立刻就吧雪卿，秀英，梅芳跟我們弄得好好的，不是還可以嗎？

小 對了，你們最好常常叫她們到這兒來說說談談那更好，曦姊姊，我們明白你的意思了。

（女傭入）

女傭 大姐姐，剛才對面三號裏的阿琪送來了二十幾件舊棉衣，說是她和她的嫂子一起去捐來的；還有隔壁十六號裏的大姐說，送去的十件棉衣料已經全經好了，她吃早飯時和她家的太太一說，她的太太就拿出了五塊錢，說是作寒衣捐的呢，（邊說邊把五塊錢交給治貞）。

治 真難得，真難得，那末李師母家和朱師母家呢？

傭 哦！我真忙昏了，真的，我剛才都去過了，啊！真難得，朱師母家全家都在我的裁，縫的縫呢，（出至門邊），哦，我真該死，後面八號的亭子間阿姨叫馬上去拿棉衣呢，（匆匆出）

亞 治貞姊，我說一個笑話，像你這樣的熱心留着小姐不做，給那些整天打牌的少奶奶看起來，以為你發瘋哩！

治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了，假如你能費點力和她們去說，她們是很可以拿錢出來的，像剛才娘姨說的那個朱帥母，不但歡喜打牌，而且還抽烟呢，可是，我化了三天的聯絡功夫，就和她們弄得很好了，昨天我抽了一個空和她說起了寒衣的需要，她連連的點頭，說是應該的，應該的，立刻就答應捐了十塊錢，另外還替四個小孩每人捐了一塊錢哩。

秋 有這麼一回事？

治 唔，所以我說呀，祇要我們不怕艱難的去做，天大的事也容易解決的。

小 這樣說起來！我們還要往內地跑，那簡直就不應該了。

治 可是也不能這麼說，本來上海是不值得留戀的，所以能夠走的自然最好，假使不能走的，那也就不能把自己的責任忘了，別儘喊着苦悶呀，沒工作做呀就行了。

亞 是的，上海有的就是這一類的人。

（門外有喧鬧聲）。

（女傭入）

傭 大小姐，八號裏的棉衣全都搬來了，還有別家的也全送來了，都在外面，我數了一數，總共有一百……一百……唔，反正總是這個數目；大小姐，你說要不要搬進來？

治 是嗎？那末亞曼，陳曦，小蕙，人秋，你們全來，我們一起出去看一看吧。
（她們一起下）。

——幕——

第
三
幕

時 黃昏。

地 同第二幕。

人 鄭健

治 英

治 貞

白 菲

小女孩——非常活潑的。

幕 台上亮着電燈，鄭健和治英在爭辯着一個問題，開始兩人都靜着。

鄭 不，一定不是的，辯證法一定不是馬克思發明的，是……黑格爾發明的。

治英 黑格爾？真是胡說，我說你錯了，你一定是錯了，（大聲的）辯證法是馬克

思發明的！

鄭 哼！你說，那末黑格爾發明了什麼？

治英 黑……黑……（支吾）我，我不知道，那末，你說馬克思發明了什麼？

鄭（被問住）那我不管了，不過。

治英 不過什麼？

鄭 慢慢，讓我到裏屋去拿本書來，一定可以找出來。

（她到裏屋去拿了一本書出來。）

鄭 你看我找給你看，（翻着書）哦，有了，有了！

治英 你唸好了，我聽着。

鄭（唸）「辯證法是邏輯學中一種極精闢透澈的思維方法，是黑格爾最大的成功」。
「。……（不等唸完）你聽到了嗎？到底是黑格爾發明的嗎？」

治英 真討厭，你唸下去得了。

鄭 「不過黑格爾發現辯證法用以解說惟心論，遂致淪陷於矛盾中，不克自拔」

……唔，怎麼一會事？

治英（高興）對啦，是倒是黑格爾發現的，可惜他用來解說唯心論哩。……

鄭（繼續唸下去）「後來，馬克思利用其辯證法，以解說唯物論，遂使他的哲學

方法，立於極固基礎之上」。

治英 明白了嗎？

鄭 明白了，但是黑格爾爲什麼這樣笨呢？

治英 那我知道了。

（治貞從外面進來，很疲倦的樣子）。

治英 哦，姊姊回來了，怎麼這樣遲呀，娘姨說你送人秋他們上船去的，是不是？

治 （點了點頭）。

鄭 治貞姊，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黑格爾爲什麼這樣笨？

治 （笑起來）你問什麼呀，怎麼沒頭沒腦的；好了，明天再說吧，今天忙了一天，實在太累了。

治英 （怪聲怪氣的）喲，好大的架子。

鄭 （她們兩人笑着跑進去）。

治 你們來，我不打你們，（笑着）

（她們兩人走出來）

治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這件事比你們所受到的還要氣憤哩。

治英 怎樣一件事，姊姊，你說呀！

治 我不是去送人秋她們上船的吗？在我們回來的路上碰到亞曼的二個同學，亞曼就問她們從那兒來的，她們兩人就說是募寒衣捐的，並且還告訴了我們一件很氣人的事。

鄭 （急切的）倒底什麼事呀？

治 她們兩人跑的是一家相當大的旅館，因為她們想，在那裏邊或許可以多捐到一點，這樣比向朋友們去一塊錢一塊錢捐好得多了。

治英 所以我們也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才跑進那個倒霉的茶室裏去的。

治 她們把一間間的門敲進去，一個等在外面，一個走進去勸募，起先她們走進了一間房間，一看裏面全是人，男的女的，鬧得一團糟，說不出的下流，嘻

嘻嘻哈哈的，這樣把預備進去的那個亞曼的朋友弄呆了，因為這些人是我們平常最看不入眼的呀，但是一想到千百萬的抗戰將士在前綫受寒風的吹刮的時候，也就顧不了那許多，所以她就鼓足了勇氣跑了進去，這時房間裏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人注意她的進去，她沒有法，只好硬了頭皮向一個好像主人似的去勸募，果然，那個人就拿出了五塊錢，可是告訴她，不准她再向別人勸募了。這樣她也就只好退了出來。

治英 後來呢？

治 她們捐到了這五塊錢後，心裏高興得了不得，於是又到別的房間去。

鄭 是不是這就是你說的一件氣憤的事？

治 那裏，你聽我說，她們這樣一間間的捐着雖然偶而也碰一二次壁，但只要錢拿到，也不管那些了，並且爲來爲去爲了祖國呀；誰知道當她們中的一個到了一個沒捐過的房間裏後，簡直把胆都要嚇破了。

治英 怎麼一會事？

治 怎麼一會事！三個醉鬼顛顛倒倒的，胡說八道着，有的哼着小調，有的拿着空杯子盞望嘴裏送，另外一個倒在床上一會兒笑着，一會哭着，他們一看見她走進了房間，忽然就全站了起來。……

治英 （緊張的）怎麼了？

治 她一看情形不對，就想逃出去，誰知已經被那個唱小調的把門攔了起來，同時另外一個醉鬼就搶到她的面前，睜大了眼睛，死盯住她。那時啊；亞曼的朋友簡直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不知怎樣好了，祇好盡往旁邊退，而那個醉鬼也就一步步逼着她，後來簡直就，……

治英

（呆呆地）唔！

鄭

治 （氣憤）一把把她抱住了，一隻手托住她的下巴，一隻手就把他拿的空杯子往她的嘴裏送着，可憐哪，她想叫，但又沒有勇氣叫，想哭，也沒有勇氣哭；那個醉鬼看見她抽筋看的臉色，狂笑了起來。……

治英（被感動）姊姊，你別說下去了！

治 後來，幸虧倒在床上哭的那個人醒了，看見了亞曼的朋友被二個醉鬼攔着，就把他們兩人拖開了……另外；還捐了二塊錢。

鄭 該死啊，那末站在房間外面的那個同學呢？難道連一點也不知道嗎？

治 所以這樣說呀，那個在房間裏受侮辱的同學一走出就想罵她一頓，問她為什麼不敲門；可是一想，自己又為什麼不叫喊呢？並且，雖然受了侮辱還捐到二塊錢；何況這是爲了祖國呢！

治英 是的，爲了祖國呀！

鄭（興奮）對了，我們應該跟着祖國受難，沒有一點冤言！

治（被感動似的）是的！好妹妹，我剛才錯了，這不能說是氣憤的事，（有力的）這是我們的光榮！中國的光榮！全人類的光榮！！

治英

（同聲）對，我們要保持這個光榮！

鄭

(敲十下)

治 時候不早了，你們去睡吧！

治英 那末你也可以睡了。

治 (微笑) 不，你們去睡好了，鄭健，你別回去了。

鄭 是的，我不回去。

(她們倆進裏屋)。

治 (走至桌邊坐下，拿起了筆想寫些什麼，但又沒有寫，於是就靠在椅上靜靜的想着)。人秋，小蕙，現在已不知到了那兒了，……走了也好；(又想起了一件事)『雪卿，秀英，梅芳……我們能把她們忘了嗎？』是的，我們不能把她們忘了，我們要把她們爭取過來啊！……啊！我在想些什麼呀，我應該馬上到她們家裏去，去跟她們談，告訴她們，我們的時候到了！我們再也不能夠老落在人後面了，我們也是人呀！我們也有着靈魂呀！雪卿，秀英，梅芳，你們來吧！(似乎和她在一起談話了)怎麼？你說什麼？沒有勇氣？家

庭不允許？（狂笑）哈……像孩子，別瞎想了吧，拿出點勇氣來，（突然把耳朵尖了起來）什麼，誰打門？哦你們來了，我歡迎你們，歡迎你們！

（推門進來的是吳白菲，她手裏拿着一包衣服）。

白 什麼，治貞，幹嗎要歡迎我呀？

治 （呆了）唔！是你？白菲嗎？（但立刻醒了過來，失笑了）哦，哦……沒什麼！說着玩兒的。

白 說着玩兒的？

治 （手足無措）唔！哦！不，我在想着一件事。

白 （更奇怪）想着一件事？（笑）哈哈……看你模樣多好笑。

（在裏屋伸頭出來看的治英和鄭健也不禁失聲大笑了起來）。

白 （莫明其妙）利底怎末一會事？

治 （掩飾的）沒什麼，（向她們倆）你們還不睡做什麼？

（治英鄭健倆把頭縮了進去）。

治 哦，白菲：你這時怎末有空來的？

白 噯！今天可真把我累壞了，忙了一上午，下午又演了一次很長的戲，還要忙着招待熟人，人又是那末的多。

治 太辛苦了，今天的成績好嗎？

白 那倒還好，戲券差不多全銷完了，這次的募捐，幾個舞場裏的姊妹，確是挺努力的，成績所以超過了預料。

治 這個事實很可以給那些昏蛋知道知道，舞女力量的偉大，不給敢輕視我們了。

白 不，這次的募捐，上海的女工也夠熱心了，她們雖然在虹口××人廠裏做工，但誰都沒有忘了救國的，光是最近的一次，她們捐了二百塊錢呢！我妹妹的朋友才弟，她就最努力不過的，你見過她嗎？

治 見過的，哦！我想起來了，你妹妹有信來嗎？她已經到××了嗎？

白 不知道雖然她走了有兩個多月了，但是信却一封也沒來過，我想或許她因為

工作忙的緣故吧，要不然或許還沒有找到一個固定的關係。……哦！哦，真，我，（遲疑的）有一件事不能解決，想請你替我……

什麼事？

……

治 你說呀，我能解決自然會替你解決的。

白 不過……

治 不過什麼呀！我又不是外人，……哦，我知道了，你恐怕我解決不了嗎？

白 （否認）不，不，好，你聽我說，最近，我們舞場裏鬧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個自稱是倍林洋行裏做事的小白臉，死命的向一個姊妹追求，甚至於有一天晚上那個人竟在場子裏當着許多人的面前跪了下來，一定要那個姊妹答應他。……

治 答應什麼呢？

白 你說還有什麼好事，當然那個姊妹怎麼肯當場就答應呢，所以就在那個人說

等打烊了再講；誰知道一霎眼間那個小白臉叫了許多流氓來了，硬把我們的那個小姊妹拖了出去。……

治（急問）你們的經理呢？

白 經理？哼！他得到了錢，還管這些麼？這樣，第二天早晨，我們得到了消息，原來那個小姊妹自殺了。

治 自殺了？

白 自殺了，可是外界呢？誰都沒有知道這麼一會事，爲了新聞探訪員被收買了呀。治貞姊，你說，這跟你平常說的社會問題有關係嗎？

治 有關係！

白 也有關係？

治 是的，我們到處可以碰見這一類的問題，而尤其是婦女方面更多，（聽到有聲音）你聽，又是誰來了。

（女傭入，抱着小女孩，小女孩手裏拿着一隻「撲滿」）。

治 是張媽，你還沒睡？怎麼，她是誰？

女傭（擦着眼睛興奮的）大小姐，你看，怎不使人高興呢？今天早上我不是到後面一家家的去拿棉衣嗎？在朱師母家裏這位小妹妹跑了來問我，這些棉衣做什麼用的，我就告訴了她！後來，她看見了朱師母捐了十八塊錢，又問我了，拿這錢做什麼，我就告訴了她，這錢是用來買棉衣給難民穿的，叫寒衣捐——那時誰注意她問我的話呢？

白 就是她（指小兒孩）

女傭 是的，那兒知道她聽了我的話回去就把每天她媽媽給她作另用的錢搬了出來，想交給我，可是又怕給她媽看見，不肯讓她這樣做，所以直等到現在才抽了一個空溜了出來，你看她手裏拿的就是的。

（治貞聽得興奮極了，把她的抱了來）

治 啊！好妹妹，你，你……

白（大聲的）好妹妹，你是中國的主人啊！（狂吻她的手）。

小女孩（把撲滿交給了治貞）——交給你吧！

治 不，不，我要你自己把它敲破了，你自己，：

女傭 大小姐！你把她站在椅子上，讓她敲吧。

（治貞讓她站在桌邊的椅子上）。

白 張媽，你去找個敲的東西來。

治 （興奮到了極點）妹妹！鄭健！你們睡了沒有，出來看呀！一個小妹妹捐寒衣捐呢？

（治英與鄭健答應着，匆匆的都穿了襯衣出來，這時女傭已把敲的東西找來）。

治英 這小妹妹好玩呀。

鄭健 真要羞死那些啡館裏的妖怪了。

治 好了，讓小妹妹親自敲撲滿吧。

（銅元，法幣，從敲破了的撲滿裏滾了出來，一擡子，一地的）。

治英

鄭健

(歡呼着)

治貞

白菲

(她們抱了小女孩狂吻)

小女孩 大家把錢拿出來!!

女傭 (擦着眼淚)『……』

——幕急落——

一九三八，七，七，初稿——

一九三八，十一，十三，脫稿

術
堂
裏

(兒童劇)

人物

拾荒老頭

拾荒兒童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男女不一)

某少爺

某青年

小女孩

時代：

一九三七年的兒童節

時間：

清晨

地點：

某衙堂裏的垃圾桶旁

舞台：

舞台正中是一隻水門汀的垃圾箱，舞台右面可通至衙堂的另一處。在垃圾箱四週的牆上，貼着雜七雜八的招紙，有「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等等的紅訊條，也有白粉寫的打倒××五重……等藝術作品，不過；今天已多添了幾條長長的新的標語，上面寫着「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啦，「兒童節是兒童最幸福的日子」啦……等。

幕：

舞台上很暗，後面（衙堂外面）有一隊唱着歌的小學生經過，由遠而近，再由

近而遠，舞台漸亮，拾荒孩甲站在垃圾箱裏檢垃圾，時時的把頭伸出來，將檢到的東西放在舊火油箱裏——（拾荒孩的隨身財產）箱裏已堆滿了破布，舊報紙，罐頭，洋瓶……等東西。約數分鐘後，拾荒老頭出，

老 喂！小孩子，走出來。

甲 我爲什麼要走出來？

老 那你在裏面幹嗎？

甲 我在裏面檢垃圾。

老 你不是檢滿了一箱了嗎？

甲 誰叫你不早來呢？

老 ……你懂得我們的規矩嗎？

甲 我不懂得什麼規矩。

老 你連規矩都不懂？還想檢垃圾……，我告訴你吧！你年紀小，你上過會沒有？你要是上過會的，你就知道檢垃圾可不能一個人檢得太乾淨了，你得剩點

給別人，你不是已經檢滿了一箱了嗎？……你看，我的藤袋還是空的呢！

甲 你看，我的箱子那裏是滿的呢？

老 看你年紀這麼小，心倒這麼貪。

甲 看你年紀這麼大，臉倒這麼厚，和一個小孩爭。

老 我幹嗎不要爭呢？我得養活我自己，還得養活我的老婆。

甲 我也得養活我的媽媽。

老 你爲什麼不要你的媽養活你呢？

甲 我的媽有病，你爲什麼不要你的老婆養活你呢？

老 （唾了一口痰）蠢東西！我要我的老婆養活我，我還成了什麼東西？

甲 那誰曉得你啊！

（甲復入箱內，老頭把他提了出來，小孩打老頭，老頭捉小孩，兩人正在吵鬧時，少爺由街內出，穿着臥衣）

少 天還這麼早，人家通通沒有起來，你們嘩啦嘩啦鬧什麼？

甲 這個老頭子不許我到垃圾桶裏來。

少 是啊！你到垃圾桶裏幹什麼？那裏面多髒，空氣又不新鮮，小孩子，一點也不講衛生，回頭給你家裏人知道了，要打你的，你看（指舞台右面）那邊多清淨，不會去玩玩，或者去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嗎？

甲 （摸不着頭腦）我去呼吸新鮮的空氣，回頭叫我媽在家裏吃空氣嗎？

少 那你跑到桶裏去幹嗎呢？

甲 找東西啊！

少 你丟了什麼東西在那裏面？

甲 什麼也沒有丟在那裏。

老 少爺，我們是來檢垃圾的。

少 檢垃圾幹什麼呢？

老 檢垃圾找飯吃啊！

少 這裏面哪來的飯呢？我們的飯都給狗吃了。

老 不是，不是，我們是檢了去賣錢的，有了錢就可以換飯吃了。

少 這裏面又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是我們不要的廢物啊！

老 你們用不着的東西，在我們的用處多着呢。

少 倒底是些什麼，讓我來看看。啊！這是我們昨晚喝酒的酒瓶，香烟罐，娘姨的破布頭，破報紙……這些拿去幹什麼？

老 我告訴你，（拿起了在孩童甲火油箱裏的一件件東西）這些破布頭舊報紙可以做紙的，香烟罐可以再裝香烟，……頂值錢的就是這個酒瓶了，至少可以賣到十個銅子兒呢，哈哈（一面笑着）一面把這些東西往自己的麻袋塞）。

甲 （發覺了）媽的，死老頭，不要臉，（把東西都又搶了回來）

少 那末你一天可以賺多少錢呢？

老 運氣好的時候，可以賣到五六十個銅子兒。

少 （好奇）五六十個銅子兒，二毛錢還不到，怎麼養得活一家子？

老 我們是住在河邊那些草棚裏的，三個銅子一個大餅每天吃四個也就夠闊了，

有了五六十個銅子，一家子不也就可以過了嗎？

少 那麼你們爲什麼吵鬧？

甲 這個老頭子不許我檢。

老 我不是不許他檢，他這小孩人心不足，他……他不懂得我們的規矩。

少 難道你們檢垃圾也有規矩嗎？

老 怎麼沒有規矩？沒有規矩什麼事也幹不了的。……

少 那末你們有什麼規矩呢？

老 我們的規矩，……我們的規矩大得很，無論在什麼地方檢垃圾，總得剩下一些給別人，這小孩子檢滿了一箱，他還在桶裏面檢，好像恨不得把桶裏的東西都吃個光，所以我才教訓他的啊……你看：他又鑽進去了，（向箱里）你不聽話嗎？出來！

甲 我偏不出來！

老 我一定要你出來！

（孩子又與老頭吵架，這時青年由右出，穿着一套中山裝，是學生打扮）。

青（看見了少爺），噢！你原來在這兒好，快去換衣服吧，小伶在等着你呢。你不是要帶她到光明大戲院去……去參加兒童節遊藝大會嗎？

少 真的，我幾乎倒忘了。（進）

青（向兩人）喂！你們吵什麼？

（兩人不答）

青（拖住老頭）喂！你這麼大的年紀跟小孩吵什麼！

（老頭放手，小孩在垃圾桶裏忽然踏着一個小孩，「呱」的一聲叫了起來，把孩甲駭得直跳，要老頭子抱他出來。）

甲（叫）唉呀！我踏着什麼東西了呀，快抱我出來呀！……

老 你在那裏再多待一會吧！

青 你這老頭子……你不抱，我來抱。

（青年把孩甲從垃圾箱裏抱了出來）

甲 謝謝你啊！（但是已嚇得很可憐了）。

青 不要怕，小弟弟，你在那裏面檢垃圾的嗎？

甲 （點點頭）

（當他們兩人在說話時，老頭子一人把手伸到桶裏，把在哭着的嬰孩抱了出來）。

老 （快樂的）啊！檢來檢去，檢出一個活寶貝來了，你們看，（他們圍着看）這個小孩子生得多麼白皙，一定是有錢人家生的；啊！我有了這個就夠本錢了……現在，（向孩甲）你要檢就盡管檢吧！哈哈……

青 這是人家的小孩子呀，你……你抱去嗎？

老 不錯，這是人家的小孩子，可是這個可憐的小孩子，他們已經把他當作一個臭東西似的丟了，用不着了。

青 你怎麼知道他們用不着呢？

老 （微笑）他們不是把他當作垃圾一樣丟在這裏了嗎？

青 這到底是一個小孩，不是垃圾，你總得問問。

老 那麼好，就請你去問一問吧。

青（叫喊）喂！是誰家的孩子丟在這裏了，是那家的孩子？

老（大笑）哈哈！誰會承認呢？我像也不要像討飯的一樣向人家討，也不會學強盜樣的向人家搶，我們祇要檢人家用不着的，闊人家裏有的是用不着的東西，用不着的酒瓶，用不着的破布頭，用不着的香烟罐，還有用不着的小孩子！好極了，我正要一個小孩，我的老婆生了兩個小孩通死了，每天想抱一個小孩。……這一下，她不知要多麼歡喜啦！

青 怎麼？你家裏那麼窮，還這樣的望想抱一個小孩嗎？

老 窮雖然窮，可是望兒子還一樣地望得利害呢！啊！我把這孩子抱回去，給我老婆讓她養大，回頭我再要檢一個女的，就給他做媳婦。……

青 那裏來這麼多小孩好檢，你這人真是貪心不足。

老 先生，你不知道，垃圾桶裏常常有的是小孩，有窮人家裏丟了的，不過那是

死的，可是有錢人家的呢，多半還活着。我雖然窮，可是對於自己生出來的孩子，不會這樣恨心的把他丟了的。唉！他們這些少爺小姐們。……啊！（幻想）要是真的再檢到一個女的，給他做老婆，回頭他們小倆口子長大了，生下一男半女，那才多麼有趣啊！

青 你怎麼可以老早就替兒女們訂婚呢？婚姻是要他們自主的啊。

老 先生，我們不懂那些，我們不管是父母給定的，自己要的，或是老的，少的，高的，矮的，村的，俏的，祇要是個女的，就得了。……好像我們沒有飯吃一樣，祇要有東西吃，保着肚子不餓就行了。

青 嘿！這也是你們一種想法。

老 （愈看愈興奮）啊！你看，這孩子長得多好啊！將來一定是有出息的。

青 可是你有什麼能力來養活他呢？

老 這個嗎？（毫不思索）我甯可自己多吃點苦，總要把這小孩養得有出息，將來……啊！時候不早了，讓我早點把他抱回去，讓老婆歡喜歡喜吧！哈哈……

(老頭抱孩子及拿了麻袋下)

青 (無語，望着老頭下，呆了一會，見孩甲在垃圾桶邊玩着檢來的東西) 噯，小弟弟，你在玩什麼，今天不是兒童節嗎？

甲 (茫然) 什麼兒童節呀？

青 唉！可憐，今天是你們小孩子過節呀，你不知道嗎？

(正說時，少爺已換好了西裝，攪着裝扮得很漂亮的小女孩出)

少 你怎樣還在同這麼髒的小孩談天？

小女孩 (向青年) 馮哥哥，我們一塊兒到光明大戲院去好嗎？

青 (搖頭) 不，小伶，你同表哥去吧，我，……我有點頭痛，不去了。

小女孩 好，那末，表哥，我們先去吧！

少 (向青年點點頭)

(少爺攙着小女孩下)

青 (又向孩甲) 我告訴你，這裏轉灣過去一直走，不是一家很大的戲院子嗎？這

個戲院叫光明大戲院。……

孩甲（急答）哦！我知道的，那是專門給外國人和有錢的人看影子戲的，是嗎？

青 是的，不過今天裏面在做的戲是專門給你們窮苦的小孩看的，並且還有糖果吃，你為什麼不去玩呢？

甲（氣憤的）哼！我剛才已經去過了！

青（喜歡的）哦！那末你又為什麼跑出來呢？

甲 我剛才走過的時候，看見不少小孩子都在往裏邊走，都是嘻嘻哈哈的，我也就跟着走進去，誰知道有一個高個子的巡捕卻把我拖了出來，說我是小畢三，跑進去一定要偷東西的，把我趕出來了！

青 有這樣的事嗎？

甲 誰還騙你嗎？（又去整理檢到的東西）

青（在想什麼）

（這時台後，（即衙外）發出羣孩子的爭鬧聲，青年傾聽着）

——台後——

乙 媽的，叫你們不要去，不要去，你們不聽我的話，偏要去。……

丙 是你自己說好進去的，我們才跟着進去的，現在又要賴別人了。……

丁（哭聲）我的頭給巡捕打痛了，唷！……

戊 哭什麼！我的手不是也給他打痛了嗎，媽的，我的耳朵差一點給他拉掉

下來呢！

己（叫着）我的鞋子掉了一支哪！

庚（不是向誰）都是你這鬼，叫我們上當的。

乙 放屁！那麼你們要去好啦，我又沒有拖住你。……

（六孩次第出，每人都手裏拿着一隻夾子，有的用鐵絲做的，有的是用竹片做的，並且有的背着竹籃，有的提着蓆袋，有的拿着火油箱，不過他們都是空的。）

丙（見甲）噫！你怎麼在這裏，剛才我們在那邊找你好半天。……

庚 (天真的) 啊。那邊戲院裏在做洋戲，真熱鬧。

戊 媽的，還要講？氣都氣死了。

甲 你們跟誰打架嗎？我一定幫你們。

戊 不是打架，我說給你聽，剛才他們鬧着要看洋戲，誰知戲卻沒有看到，手倒給一個高個子的打痛了。(把手伸出來)

丁 (摸着頭) 我的頭也給打痛了。

己 (伸出光着的一隻腳) 我的鞋子也丟了一支哪。……(噪着嘴)

甲 (想着了) 是不是那邊門口掛着白布的戲院子裏嗎？他媽的，我剛才也去過了，也給他們趕了出來。

青 (聽了他們的話激動了) 小弟弟，小妹妹，你們要看洋戲嗎？

羣孩 (起先面對面的奇怪了一會，但並不害怕齊向青年) 要的！要的！

青 好！好！好！可是我問你們，那邊戲院子裏今天為什麼要做洋戲？

甲

(全聲)我曉得，我曉得。

乙

青 (向乙)你講吧。

乙 今天是，(想)……哦！什麼兒童節。

青 哦，你怎麼會曉得的？

庚 (搶着說)他識字的。

乙

(接下去說)我因為看見戲院門口放着一塊牌子，上面畫了一個穿着破衣的小孩，(向自己及其他小孩)就跟我們一樣的旁邊寫着什麼「歡迎窮苦兒童參加」的字，並且牆上也貼着什麼「四月四號是兒童節」的字條……所以我曉得今天是兒童節。

青 對了，對了。但是你們是小孩子他們又為什麼不給你們進去呢？

甲 他們說我是小畢三啊！

乙 他們說我的衣服發臭哩！

丙（模糊的）他們說我的籃子什麼不衛生。……

丁 他們說我的臉都沒有洗，怎麼能進去。

青（興奮地）好，那麼我問你們，他們既然是說做戲給窮苦的孩子看的，可是你們去看了，他們又不給你們進去，這樣對不對？

羣孩（直着喉嚨）不對！

青 好，你們人雖然小，可是很懂事。我再問你們！假如你們將來大了起來，有錢的和窮的有沒有分別？

羣孩（齊聲）沒有！

乙（揚起了小手）應該一律平等！

青 是的，沒有分別，應該一律平等。但是，剛才你們想去看戲，他們不給你們進去，現在你們就在這裏快樂一下，算是慶祝你們過節好嗎？

羣孩（歡呼）好！……（鼓掌）

青 好了，現在最好誰來講幾句話。……

庚（向青年）就是你先講吧！

羣孩 好！好！贊成！贊成！（鼓掌）

青 就是我先講吧！現在你們都坐在地下，好嗎？

羣孩 好。……

（青年將羣孩分排坐於地下）

青（亦坐在地下）各位小朋友，你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你們看，世界上哪一個大好老不是從小長大起來的，世界上哪一個有名的人不是從堅苦中鍛練出來的？你們再看，世界上哪一個赫赫有名的人是從小吃得好，穿得好，穿得好的？（停）所以；你們不要以為窮，窮不要緊，只要有志氣，不要以為你們衣服發「臭」，太髒，只要你們品格清潔將來不做對不起國家的事，那就不「醜」不「臭」了！

羣孩（笑，鼓掌）

青（繼續）你們還要明白，不要以為像剛才人家不給你們看戲，而你們就不要看

了，你們不但要想法看，並且還要人家來看你們的戲，使他們知道，小孩子也能演得來戲的！……好了，我不多講了，希望你們好好的，不要看輕了你們自己。

羣孩（拍掌）

丙（指乙）現在就叫小毛來講吧！

羣孩（拍掌）好！……

乙（無次序的，但很天真）本來我的家是很好的，我還曾在華民小學唸過書，可是因為這一次打劫，我的爸爸給流彈打死了。……（淒然）這樣一來，我的媽媽只好帶我逃到這裏來，媽媽替人家洗洗衣服，縫縫襪子，我也只好出來拾點垃圾，賣點錢給我媽貼補家裏。不過我常給人家欺侮，說我們是小叫化子，我聽了很氣，我想，要不是××鬼子，我們一定不會這樣的，所以將來總有一天，要給我們報了這仇的。

羣孩

(拍掌)

青年

青年：好極了，講的很對。現在你們誰再講呀。

庚（指甲）：就叫小六子來講吧！

羣孩：好！……

甲（擦了一擦鼻子）：我的媽媽現在因為在生病，並且只有我一個兒子，所以家裏就祇靠我一個人出來拾點垃圾，換點錢，買點人家不要吃的來吃，所以我將來大起來，一定要想法使得大家一樣的有飯吃！

羣孩

(拍掌)

青年

青年：好！你們是有志氣的，都是將來中國的大偉人！我聽了真高興，現在誰再講？

丁 我們沒有什麼話講了。

庚 丙 (一起說)請你再想別的玩意兒罷！

己 戊 青 (想了一想)好，我來教你們唱歌好嗎？

羣孩 好！……

青 我來教你們唱一個「兒童節」歌，先聽我唱一遍，再跟着我唱。
(整個舞臺在雄壯的歌聲中)

——慕漸漸下——

田 漢……原著

孫企英……改編

一九三七，三，二十九。

泡

沫

人：

某婦人——神經質的三十來歲，一個大變動將她的所有都毀滅了的苦人兒；一生喜歡沈默的她，現在是被迫怒吼了！這——大的變動，對她是一個永遠消滅不了的刺激，把她的「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的信念，打得粉碎了，但是她畢竟仍是一個吃得來苦中苦的人，要不是爲了她的親愛的丈夫，也因爲受了大變動的刺激而「在一天夜晚出走到一個地方去了」的緣故，或許她也可以永遠吃苦下去的。

孩子甲——其婦人的兒子，小名叫林大，八九歲左右；一個很普通的中國的貧苦兒童，沒有拾荒的經驗，沒有做小偷的勇氣，從小既不是孀生慣養了的幸福的孩子，但也不會受過多少苦難，……爲了這些已被爸爸媽代爲享受了。

幼孩——纔祇一週歲還沒有的幼孩，但也遭遇到了殘酷的戰爭的血腥氣的

爆驅，而等到了和他哥哥同樣的命運。

時：

一九三八年，一個初春的夜晚。

地：

上海某路的人行道上。

景：

慘淡的路燈下，可以看得見一黑壓壓的籬笆，靠左一點，是一根頭長的電線桿，籬笆後面，可以看見幾顆大樹，籬笆的右面，是某富人的別墅的大門，但這裏看不見那門的所在，而僅僅祇有大門邊的塘磁牌子可以望得見，那上面糊的寫着「××廳」等字：在籬笆後的樹梢間，隱約的可以聽見朦朧的月光；這是一條馬路邊的人行道，這時很寂靜，寂靜得有點可怕。

幕：

由右發出細微的脚步聲，在慘淡的路燈下，照出了他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孩子

，光着腿肚子，足上拖着一雙沒有「根」的鞋子，隨着疲倦而笨重的腳，一點氣也沒有的走着，走着，後面，跟着他的媽，她的頭上包紮着一條髒了的紗布，手裏抱着幼孩，她彳亍於孩甲的後面。

孩甲

（尖銳的呼叫）媽！我實在走不動啦！

婦

哦！我知道，我知道！……（痛苦的）

（孩甲走至電線桿邊，禿然坐在人行道上）。

（婦看着坐在地上的可憐的兒子，望了抱在懷裏的幼孩，再抬頭望着天上的月亮——被雲霧朦朧了的月亮。）

孩甲

（雙手緊抱着肚子），我的肚子睡過啊……媽……媽……肚子餓啊，餓……

（某公館內的男女嘻笑聲從籬笆內傳出，一會兒無線電收音機歌聲大作。）

婦

（突將抬着的頭垂下，慢慢又把臉望着孩甲，睜大着可怕的眼睛；像咒咒，像夢囈。餓！餓！……一整天沒吃什麼了，人；誰不是因做的呀！哦！……

……可憐的孩子……瘋狂似地。是誰叫我們餓的？是誰叫我們餓的！以前我

婦 甲

(神往地)媽！

們不也是好好的過活的嗎？(漸漸的平復下來，痛苦的回憶)。你的爸爸在淡水小學教書，我又在楊樹浦一家紗廠裏做工，每一個月不是很可以飽過肚子嗎？你爸爸常跟我說，祇要我們能刻苦的過活，總有出人頭地的一天的，十年以後；(甜蜜的幻想)。我們可以在一個春天的黃昏，手攙着手，逛呀逛的，到吳淞砲台去，去憑吊「一二八」的戰跡，那壯嚴的大砲，像雄獅似的蹲在吳淞口，張大了砲口，好像要把吳淞口外停着的，敵人的兵艦，全吞下去似的；我同你爸爸在大砲邊立正着。(望着懷裏的幼兒)，林根站在我身邊，你拿着照相機，還跟我們拍照哩！……(突然悲慘地)。可是；我們家呢？我們的家呀！……

(仍像夢呓似的。)八：一：三：飛機的轟炸，把我們的家毀了，我祇得跟着成千成萬的人在飛機的雨滴似的機關槍掃射下，逃出了虹口，帶了的一點東西，都給擠掉了，爲了要逃命，所以什麼也顧不得了，剩下的都是光着身子

的人……

甲 可是，媽……

婦 我同你的爸爸帶着你和他（望着懷裏的幼孩，）一同逃進了租界，待在難民所裏，差不多是有二個月的樣子吧，起初；我滿以為這一次的打仗，還不是和「一二八」那樣，很快的就會不打的，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照常的過活了，……誰知道打了二個多月，愈，愈厲害，愈打愈使我絕望了；大砲，飛機，整天的大轟大炸着，當你爸爸在報上看到了這些消息的時候，總是握緊着拳頭，死瞪着二支眼睛，咆哮着，說什麼，『總有那一天，殺他一個落花流水，一個一個送他們回老家去』……但是那時候，總以為他是說着玩的，那裏知道……

申 媽：不要說這些吧！

婦（狂叫）不！不！我要說！我要說！起初，你爸爸跟我說的時候，我總以為他是說着玩的，我想他怎會捨得下你媽和你們二個孩子呢？後來，愈講愈不對

了，果然……哦！他真的走啦……

（婦癡癡地）。

婦

那天晚上，我看見你爸爸，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右手執着一把雪亮的大刀，左手，……哦！那是血淋淋的十幾個人頭啊！他伸着二支手，跟我說：『林大娘，你不要怕，你看，我不是殺死了這麼多的敵人回來了嗎？』這麼多的敵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這麼多的敵人都被你殺死了，哈哈哈哈哈，哈……。

甲

（害怕地）啊！媽呀……

（這時北風呼號着。）

婦

（似清醒而非清醒的）路上的風雪，向我打着，我那時就像失了魂似的，在路上哭着叫着，『林大的爸爸！』……『林大的爸爸呀！』……你回來吧！……你回來吧！……啊！我跌在馬路上了，但是我還是掙扎着爬了起來，還是跑着，跑着；我又跌在路上，我整個兒的身子全麻木了，（哼着）我睡了，連我

自己也不知道在那條馬路上睡了……（吃驚的抱着頭狂叫着。）啊！血……血……常我睡醒了的時候，才知道我的頭已跌破了！……

（孩甲慢慢地站了起來，抱着電線桿兒，睜大着一雙沒神的眼睛。）

甲 是嗎？就是那天以後，你就帶了我們到處的去找我爸爸了……

婦 （靠近了線桿邊，慢慢的坐下），半年了，我們在街頭上整整的流浪了半年了

· 可是，你爸爸的人影兒呢？……

（北風瘋狂着，）

甲 （拖着笨重的脚步，靠近了他的媽，）媽媽……冷……媽媽……（身子顫抖着）。

婦 （不理孩甲），日裏我走過一個地方，啊！滿地全是棺材，常時，我的心差不多快要跳出來了，我想，你爸爸不要死了，（歇新的里地），哦！一定死，（突又站了起來），一定死了，……哦！不，不，他不會死的，不會死的；啊！天啊！我倒底在想什麼呀！

（孩甲支持不住了，又復倒在人行道上）。

甲 媽，我難過死了。……

婦 (撫摩着孩甲的頭)，孩子，孩子，媽心裏比你更難過呢！(慢慢地走開，在馬路上——即近台口——從懷裏拿出一張白紙，緊緊的捏在手裏，嘆着氣，但旋即將白紙又放入懷裏，下了決心似的，把幼子放在孩甲手裏，甲莫明其妙的望着，熟睡了好久的幼孩，因震動的關係，「哇」的哭了，但立刻又睡了)。

婦 你……你抱他一會兒，(哄騙地)，讓媽去找點東西給你吃……(準備離開的模樣)。

甲 但是，媽，深更半夜裏，又有什麼地方可以找一點東西呢？

婦 (狼狽地，但默然，自語)。我一定得離開此地，我怎麼能忍心看着我的孩子活活的餓死呢？是的！我得離開這兒，(向台右移動着腳步，但一會又停止了，似乎又不忍地，仍走回來)，天哪，叫我怎樣捨得呢？！……

(婦呆呆地仍將幼孩從孩甲手裏抱回來，親熱地吻着他的額；咀咒)，要不是

敵人，我們怎會在深更半夜裏，站在馬路上呢？怎麼會挨餓受凍呢？

（孩甲在寒風裏，隨着疲倦的身子，慢慢地熟睡在電線桿邊了，但二支小手仍抱着「難過」的肚子）。

（婦見狀傷心起來，脫下了身上僅有的一件破棉襖，蓋在孩甲的身上，她自己則緊抱着身子顫抖着）。

（孩甲感覺到了，驚醒了，看了身上的破棉襖，又看了看顫抖着的慈愛的母親，兀的站了起來）。

甲 媽！我不冷，我不要緊的，你要把它穿起來，媽你是不能受涼的。

（婦沒法只得接了孩子手裏的破棉襖，默默的叫孩甲仍睡下）。

（婦待孩甲睡熟後，仍將破棉襖蓋在他的身上，繼着，輕輕的而又不忍的，將幼孩放在孩甲的身旁，站起來想離開她的二個孩子時，忽又蹲下去把幼孩揣在懷裏，深深的在他額上吻了好久）。

婦 （痛苦地）。兒啊！叫我怎樣能捨得丟掉你們啊！……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更悲傷地），我與其看着你們活活的餓死，凍死，我為什麼不能去餓點更有意義的事呢？……我祇能希望，希望有人能把你們二個兄弟帶去，過一點較好的日子，那末，媽就是死了也甘心！……（大慟）。但是，但是我怎麼能捨得了你們啊！……

甲（過分的「刺激」使得他夢囈）。我不……冷媽 你穿……穿……穿起來吧……你是不能受涼的……

婦（以為孩子醒了，但看孩甲並沒有醒，靠近了孩甲）。唉！快九歲的人了，辛辛苦苦的八年的撫養，好容易一點點懂得人事了，滿想着給他念念書，將來也可以（不忍再想下去。）可是，叫我怎麼再能想下去呀……

甲（仍是夢囈）。媽！你……睡呀……你睡呀……媽……哦……我肚子……痛得……痛得很厲害……哦……腸子快斷……了！！

婦（痛苦地），哦！不要說吧，不要說吧！我不忍再聽了，我不忍再聽了呀！……（禿然地坐在人行道上）。

甲（哼着，）哼……哼……

婦（慢慢地又從地下站起來心驚惶不定地。）天快亮了，林大會醒來的，哦，我得走了，我一會兒也不能再多待了。……

（婦痛苦而堅決地，將幼孩放在孩甲的身邊，從懷裏拿出了一張曾拿出來過的白紙，……那是一張很不小的白報紙，上面寫滿着字，是希望有「仁人君子」能把她的二個孩子抱去，來世定變……來報答……等話。鋪在孩甲及幼孩倆的面前上；使人們很容易看得見的地方）。

婦（淚水已淌滿了臉上，慢慢地站了起來，依戀不捨地把臉向着睡在地上的二個孩子，雖則腳已在移動了），

（孩甲偶而把身了動了一動，促使她又停止了走動，並且重又奔回二個孩子睡的地方，蹬了下去，輕輕的將孩甲身上的破棉襖蓋好了，並在孩甲及幼孩的額上深深的吻了一會，用衣角擦了落在他倆臉上的淚水，慢慢的站了起來，望了望地下的白紙，這時她下了最大的決心，和他的二個孩子「生離」

了！

（這時籬笆後的洋房內傳出一片笑聲）

婦（已忍不住過分的痛苦，瘋狂到了絕頂！高舉了握緊着的拳頭，）孩子！孩子

！媽去了！……媽替你們要命去了！！

在朦朧的月光中，尖厲的北風下……

——幕漸落——

一九三八，三，一八初稿

（完）

後

記

慚愧！

當我想起了在全面抗戰尚未爆發前，和戲劇界的前輩們在一塊兒爲救亡而演劇的一切情景時——那種瘋也似的熱烈的追求工作，與前輩們的誠懇的指導，及同志們間互相的批評與檢討，使我獲得了許多不易得的知識，生活也變得那樣有生氣。我立刻感到了臉上在發燒着。真的，我自己懷疑着自己，是否已是另外一個人了。

如今，眼看着相處多年的同志們在內地建立起了堅強的抗敵的戲劇堡壘，正在那兒廣泛的展開了國防戲劇運動，替祖國盡她最大的努力。自己却安靜(?)的在孤島上唸着書，幹着那末一點細微的簡直對祖國並無多大幫助的工作，怎不使我深深的感到慚愧呢？

果然，我現在是孤零零的被遺留在孤島上了，然而我又並不氣餒，我知道我還中用，至少比一般班戲劇界的暴發戶來，我還能做點最起碼的工作。這一點，我是可以舉手遙向去內地的同志們請他們放心的。

自然，我是不滿意於那些不但不工作，而破壞工作的人的，爭名奪利，瞧不起後起的同志，不屑與剛學習的同志一談……等。（誰也不能否認吧，這些都是事實）。

我立正，向在孤島上嚴肅的工作着的同志們，及認真的學習着的同志們致崇高的敬禮，同時；我也要唾棄那些在工作中荒淫與無恥的一羣。

×

×

×

這本集子的出版，是經過了無數次的考慮才付印的，所以，關於付印的動機不贅述了。

我要寫一個關於婦女在工作中所表現的熱烈的情緒，及超過男子的工作成績的劇本，是很早就計劃的了，但是；終因為得不到完善的材料而作罷。另外，又因為我見過很多單有男角而沒有女角的劇本，但從沒有見到單有女角而沒有男角的劇本。（或許有的）

抗戰使我完成了我的計劃（雖然並沒有成功），使我得到了充分的關於中國婦

女英雄鬥爭的材料。但可憐的很，因為自己所熟悉的祇是上海婦女的情形，所以不敢把在內地，在淪陷區內更好的關於婦女英雄鬥爭的事跡，貿然拿來作題材。

我最引為不可饒恕的遺憾。

「衙堂裏」一劇的改編經過是這樣的：

在一九三七年兒童節的前三星期左右，小學部的教師向我說（我那時是時代中學的學生）要我找一個給兒童演的劇本，在那天（兒童節）演出。但又須有意義的。（自然這裏的有意義是還須有時代意義的）當時我就答應了下來，可是盡了一個星期的努力，總沒法找得一個適當的劇本，而日期又是漸漸近了。最後；在沒有辦法中，找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由一級裏的同學的幫助，找到了田漢先生作的「垃圾桶」的第三節，仍由我負責，又費了三天的工夫，終於完成了改編的工作。雖然這裏面的時代意義，還不夠要求。

由改編至是劇的上演，中間又經過許多先生，如梅仞行先生，葉堅先生等的批評與刪改。更有值得一說的，就是當是劇在兒童節上演，演至羣孩出場時，

台下的觀眾都被逼真的化裝 從學校後貧民窟裏出錢租來的許多真的道具。及破檻的衣服、骯髒的面相 興奮得鼓了約莫三分鐘的掌哩。當戲劇進行時更不用說了。最後；扮羣孩的小學部裏的幾個孩子，有男的有女的，演完後，竟被觀眾包圍住了。

「泡沫」一劇的寫出是很偶然的。一天夜晚，當我從夜校裏回來時，在一條冷靜又冷靜的極司非而路見到的一件悲慘的事實。裏面戲劇的成份，是我加進去的，所以這個「劇本」還不能算是劇本，僅能算作劇本裏的「速寫」而已。

× × ×

這個集子裏的劇本，還不是我所寫的全部，另外還有幾個，有的因為在去年國軍撤退時住處危險，遷移（書藉）時遺失的，有的因為給我的先生改閱，爲了先生離開上海致劇本被帶走的……都因為沒有留底稿，所以也無從付印。

這本集子的出版，得到我哥哥及漢江，吳玲諸兄的幫助很多，謹此謝謝。並且順便在這兒向對「衙堂裏」一劇改編時幫助我很多的韓旻，小戴，李心諸兄致

謝。

而尤其須提出的，那就是我該特別向李心和小戴兩兄致敬！因為他倆的鼓勵我從事戲劇，和幫助我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假如企英將來有什麼成就的話，那末；無疑的，盡了灌溉與愛護的責任的就是他們倆了。

X

X

X

這是我第一次的嘗試，我以致誠期待着，希望劇界前輩及同志們能給我以不客氣的批評，關於這本集子的內容；祇要是善意的，嚴正的。

（企英）

一九三八，十二，十八晚，

婦 女 戰 歌

每 冊 實 價 三 角

代 售 者	發 行 者	著 作 者
-------------	-------------	-------------

各
大
書
局
雜
誌
公
司

王 孫
漢 劍
江 鳴

孫
企
英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